

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集卷四

明　唐桂芳　撰

五言排律

贈程仲寧

莫究岐黄術誰研草木經厥生常夭札此理竟沈冥念汝身先達逢人藥最靈龍蟠休文刻蜃射相湖腥秀毓文公里光揚婺女星抄方曽授祖問禮已趨庭橘井泉

猶洌杏林花更馨弟兄雙璧白家世一氊青卧病摧頹
久愁懷涕泗零秋風色憔悴曉日影娉婷解脫諸魔苦
能逃二豎形朮妨蓄芝朮政爾用參苓妙手千金貴高
車駟馬駉鯤鵬將變化早晚徙南溟

排律十八韻奉呈允博士先生

龍鳳尊王統楩楠産異材八荒歸覆載萬姓忍風埃氣
運潛移鼎年華付刧灰西周已陵替東漢早栽培藉甚
營繖省淒其改柏臺欲知陸賈貴應用石生媒人品居

前輩文章列上台聖朝崇賜予丞相重招徠坐穩金團
褥恩承玉琢杯學優忘忌嫉志篤遠疑猜吉語天邊至
奇勲海上回稱藩陳版籍修貢雜瓊瑰便許安車召仍
須後乘催浮梁新料理古歙舊追陪竹樹旌旗遠溪山
圖畫開三軍朝出塞多士夜啣枚德政遐方服兵威衆
力催會言雲路闊用爾作鹽梅

聞吳維新寫正覽已畢作詩迎之

吳郎久不見悵望隅江村辛苦頭將白編摩眼易昏蕉

心含雨潤柿葉纈霜繁智永瞠諸後羲之本一門未應
梁上得偏向枕中存點磔臨池黑戈波漏屋痕縈縈蛛
結網梟梟蠒繅盆白練書裙好黄麻草詔尊首濡無醉
魄筆諫有忠魂安得三千幅煩君恣意繙

二月二十七夜偶甞苦筍與叔固彦章志亨叔
姪聯句并用述懷

晚行闕　春圃笋纖纖勢健争先出行分續後添觸
潘和葉破穿壁帶泥粘犢角形雖痩猫頭味不兼夷齊

全節操王觧異貪廉玉版霏霏嫩玳簪剡剡尖清涼生
肺腑淡薄勝韲鹽諫菓嘉同苦思蓴陋絶甜祖生鞭已
試蘇武節難纎便使饞涎忍休令飽腹厭常憐風入户
不見雨侵簷色暎琉璃枕陰浮翡翠簾堅貞誰與友正
直爾休譏好擬渭川富終奇淇澳瞻相逢心獨喜得句
手還拈坐久雲生席更深月露奩未看巢葉鳯空歎上
竿鮎薄世皆眼白吾儕徒首黔七賢人品異六逸姓名
潛座上唐夫子居然有紫髯

七言排律

孤也不天十有二年矣我先君讀書號該博凡平生辛苦而得之者僅見於文辭仕又最晚而位不大顯海内器賞不過大叅王公繼學侍御張公夢臣數人而已嗚呼痛哉其忍言諸日者辱養吾先生為題文集五首并序銘一通某讀之再四涕淚迸落詩語俊逸序約而不遺銘豐而不賸古之作者正如此且典雅奇奥次第刻

石墓上以貽不朽其長篇尤瀏亮鏗鏘自成機
軸是晚瘡作傚兀枕上命次兒鶴奴隨讀隨和
遽爾成章鄙俚腐熟縱力焉而不逮也幸有以
教之

太息傳家恥構堂敢言夜夜德星光縱横直辨龜呈洛
徐疾曾明日在房指李未妨宗老氏移根還許紹陶唐
子孫娓娓魚成隊兄弟翛翛鴈作行平世舟歸非意苡
故山手植只篔簹雄談客到常傾座問字人來各盡觴

浪跡幾年巢燕未深衷何日樂蠶桑遂教淪落名偏振致使揄揚用益彰地位光華稱獨步詞垣高峻擅三長偶然擢桂知才屈甚矣穿楊見力強悶裏書空寧用恠醒時非酒亦生狂便應綿蕝遵周禮政好紉針補舜裳尚説釣鼇臨汴水猶思跨鶴上維揚歌兒銀甲傳宮譜貴客衙牙響佩璜瓔藥九秋花正發蘭膏三日舌猶香朝端慷慨聞多士幙底風流著此郎月窟騫騰千里驥岐山翙集九苞凰僭貪葭玉依還倚顧逐雲龍頡又頏老

去嬾殘憎髀肉病来消渴愛天漿已覘鬓畔千莖雪肯
信眉間一點黃開闢乾坤歸有道瀰茫南北混無央催
歸叫盡千峯暗布穀催成萬頃蒼遺老扳轅那忍別諸
公祖席去相將他時相約同林下進退何嫌一弛張

長句十六韻奉寄權都事

潦倒年踰五十三樹猶如此我何堪羞將出處傳書簡
祇把鬚眉照石潭天上有花徒妄想牀頭無酒肯沈酣
荷衣野製緄為帶竹粉儒冠鐵作簪自分病懷常瑣瑣

忍聽蠻語久諵諵異端梵典非瞠後吾道詩書是指南
此日老夫誰比數向來多士飽曽叅每添亡國千行淚
敢念慈親三寸甘散朗忝同嵇紹面清狂未許阿戎談
綵雲筆下朝題鳳白苧歌前夜掃蠶丞相遠聞勞仄席
郎官何事苦停驂手麾敵壘喧翻鼓威鎮長江氣吐鐔
馬齧短莎風駘蕩鶯啼細柳雨鬖髿春生野艇新嘗荻
水足圩田好種柑俊偉聲名那可並清高文字未宜探
白頭晚節無餘事只願興修禮晦庵

訪江君祥

衝泥踏雨路何長恠底梅粘屐齒香碧水丹山武夷境
黃鸝白鷺輞川莊誰憐夢筆江淹老自笑吟詩杜牧狂
兄弟流年聯甲子主賓妙曲協宮商有兒瑩潔顏如玉
歎我催頹髮似霜莫負他年雞黍約時將蹤跡恣相羊

五言絶句

偶坐以夜話為題

情知故舊長話覺寒宵短何如蠙珠連未許蠒絲斷

七言絶句

泊廬山下

自笑浮生類轉蓬江南江北寄行蹤小舟客枕眠方熟又聽廬山半夜鐘

廬山三百六十寺上有高僧絶世氛今日飽看真面目曉風吹散一江雲

鄱陽湖阻風

杜甫夔州坡廣海南行壯觀亦如之江神不借秋風便

要賦廬山一段奇

氣豪不受覊栖厄十日春撞遡大江蟹熟酒香隨意飲

卧聽風雨打篷窓

湖天即景

數株楊柳湖邊寺且繫扁舟客莫催萬頃波光淨如練

一雙老鶴忽飛來

兩淮歲事恐全非湖漲人家没半扉婦女捕魚天欲黑

小船載得水牛歸

遣懷

十年奔走厭羈栖書劍無成恨轉迷獨立晚風家萬里隔江烟樹是淮西

繁昌縣前白楊樹隨處柴門逐水開可是夜深風露冷流螢一箇度江來

今宵壯觀駕扁舟兩岸蘆風淡欲秋誰把瓊簫驚客夢始知五月在池州

自愛山居玩化機雨餘隨處覺春歸滿庭花氣薰人醉

一箇遊蜂抱絮飛

十月二十又一日奉家君偕錙復叔留藤坑山中因憩澗石有作

雨餘石髓漏雲根嫩碧粼粼漾淺春不是天台石橋路胡麻飰糁避秦人

題秋日溪居圖

江閣雨晴三尺水野橋人渡數家村眼前如此秋光好自笑先生嬾出門

和羅善先遊武夷

乗鸞遠訪洞庭君瑞氣凝成五色雲落盡碧桃春似水紫簫聲裏立斜曛

題唐馬圖

奮迅驕驄不受羈四蹄躞蹀勢如飛浴川戲浪尋常事也待奚官汲水歸

槐里偶成

春來長是病愁中花信於今第幾風曉起忽聞疎雨過

隔窗晴鳥話言工

程國寶有誕孫之慶留飲歡洽醉中謾成一絶以謝

老子婆娑笑臉開掃除黃葉坐莓苔美人醉後擘江蟹香霧濛濛撲手來

五月十六夜汲揚子江心泉煑武夷茶戲成一絶

三更無寐坐官航澹月朦朧色似霜揚子江心泉第一

何妨為煮建茶香

謾興七首

平生自許有志客到老返無家可栖多頼曉風相慰藉亂拋雲氣過前溪

青青薺菜和雲瘦白白梅花亞雪開恠底江鷗野心性窺魚照影去還來

山路阽危可數里野橋横度恰三家健如昨日有文責貧到今年無酒賒

日上半階猶有雪風生老樹卻無雲多情不及雙坑水
流到橋西未肯分
杜門十日坐風雨聲到松梢轉竹梢却似家居方廣寺
一灣流水石為橋
老子行年五十餘面紋百摺髪蕭疎黄金散盡無遺物
猶有胸中半卷書
病來意態愈龍鍾歷盡關河千萬重説與諸公休強起
容吾飽看雪山松

題姚雪谷墨竹

道人胸次著琅玕破墨淋漓作雨寒萬丈晚風吹欲暮悮疑翠佩響珊珊

每憶東坡道上歸女奴執燭立多時毫端欲寫無窮態得似清風一兩枝

肯慮人間寒暑侵風霜飽受碧沈沈仙家描得枯梢影曾聽鸞凰月下吟

江南四月見新梢嫩籜初抛粉未消却要薰風相愛護

直教箇箇拂雲霄

偶成

春來十日九風雨何事東君不放晴門外兩株好桃李花開準擬作清明

小小山家白竹扉因君旋啟客來稀眼前拍塞皆生意燕㗼青虫故故飛

形骸土木百無知鬚白葱根苦愛詩賴有小兒才四歲豪吟痛飲似吾癡

魏太守訪山中問小兒月在天何故光在地小兒答以月光隨人行太守甚奇之小兒時方四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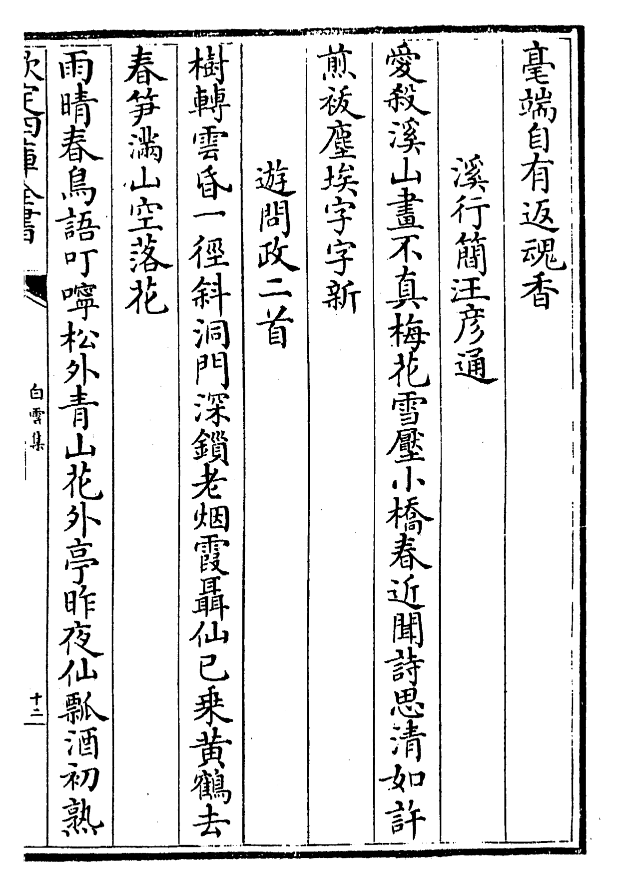
題邵益齋白雲詩卷二絶

十年不返青山下今日重來逺藥欄依舊白雲滿空谷聲名未許屬方干

黄山我號白雲翁雲漲千山與畫同試問雲山何所似故人未老一絲風

題姚雪谷梅圖

天荒地老春長在斗落參横夜未央每憶臞仙姚雪谷



毫端自有返魂香

溪行簡汪彦通

愛殺溪山畫不真梅花雪壓小橋春近聞詩思清如許煎祓塵埃字字新

遊問政二首

樹轉雲昏一徑斜洞門深鎖老烟霞聶仙已乘黄鶴去春笋滿山空落花

雨晴春鳥語叮嚀松外青山花外亭昨夜仙瓢酒初熟

道人無暇讀黃庭

題程敏齋東歸圖

當年返棹西江上不盡東歸孝子心投老凄涼空見畫白雲散盡故山深

鑿池覔金鯽四首

浚底規圓作小池生涯何異類兒嬉春來賸種菰蒲葉卧聽蕭騷山雨時

得得頻來照鬢顋窓前何吝破蒼苔春風草長容蛙鬧

夜雨泥融許燕來

荒階掃雪添新水老硯呵氷浣墨花更乞遊魚三十尾

䑋腮香暖唼芹芽

方塘十畒碧波深分減盤飱育物心聞道近來將數子

日光揺碎一團金

賦

古劒賦并引

三洲陳君養吾以文學顯於世予與君隔數千

里外未嘗有風昔之好適來新安予卧病山中君讀予文而歎曰是不為世俗之文也儒林大夫士咸知其故明日謁講下一見歡甚其大篇短章光煇肆發真名下無虛士也瀕行儗古人以物自況作古劒賦焉辭曰

我有古劒誰鎔液兮揮霍宇宙揺星日兮果雄而雌爾龍匹兮迺杂尤物精華結兮其制孔良僅尋尺兮差差發硎矧敢淬兮曰剸犀兕砉弗缺兮歲萬萬古有遺質

兮非鐵非金化為石兮俾墜于淵土不蝕兮鏽以寶匣
鬼夜泣兮悲風怒號洒腥血兮匪讐不報寧瑣屑兮嗟
嗟衛悉祇自服兮幸逢德人冠葢岌兮文章日滋助光
烈兮風壓頽洞肯潛匿兮忠貞不磷永為則兮

承露盤賦

按漢書元鼎二年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
十丈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
生三輔黃圖以為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置

承露盤當以漢書為是乃為之賦曰

羗孝武之英主兮踵文景之富庶欲勵精於政兮徵賢良而至止表章於六經兮兾王道之可取柰多欲而不可遏兮固外施於仁義縱蒐獮於上林兮逞干戈於蠻裔靈芝産於齋房兮天馬來於西土致帝心其持滿兮惟懼乎一死紛九重之隆貴兮匪山林之方士餐烟霞於岑寂兮鍊形容之憔悴日穹窿其室居兮導繽紛其仙侶清風肅然其先驅兮與神君而夜語厭下界之塵

囂兮構栢梁而騫舉吉日獻其圖本兮良工審其制度
連雙闕之岧嶢兮列罘樹而密比出平地之千尋兮隅
鈞天其尺五摩崐崙之日月兮望長安於烟霧謝羣臣
之賡歌兮何至尊而獨處候天官其來下兮駕鸞車其
翠羽目渺渺其神交兮列童女其無數覩祥光若流星
兮亦庶幾其可遇恐神明不可褻兮就竹宮而拜舞儵
飄飄其遠引兮孰察予之衷素樹孤莖之特立兮布仙
人之爪指擎金盤之規形兮著玉杯之奇器勢屹屹而

不揺兮影亭亭而常峙象氷柱之倒懸兮訝明月之不墜澹凄清其末霜兮浥厭浥其零露冷溥溥其無聲兮氣瀼瀼其下注和瓊漿之瑩潔兮飲靈液之滋味洗熱肺之溷濁兮願輕身而遐翥駭文成之無驗兮脫刀鋸而急避五利蹈其覆轍兮猶寵愛而不知既離倫而絶俗兮何尚主而賜第沛蓬萊之飛颿兮殆巡歴於萬里登泰山而東封兮聞鬼呼於萬歲豈若拳夫人之殞兮尚馨香其未已類秦皇之無道兮每撫膺而長喟賴輪

臺之哀詔兮識平生之悔悟嗚呼神仙真荒唐兮攷古今其無據何椽桷其傕毁兮化龍鳳而飛去

別知賦

戊寅之夏四月既望予與先生買一葉之輕舟泝半篙之新漲行經水西之麓道出練溪之上惟時晴雨霏微暖風和暢草木敷陰峯巒獻狀客有惆然葉拱而進曰先生設教紫陽三年於兹矣手不停諸子之編吻常哦六義之詩旅居瑣瑣官況凄凄煑茶爐之涷雪延竹户

之涼颸嵐光侵于幽榻草色媚於重帷或扶孤策或對殘棊或背城陽而清嘯或傃浮丘而支頤酒浮滄洲之夜月琴寫雲壑之寒漪此先生之高致也若乃足蠒童疲汗頳馬瘦困行役之彌勤垂勲庸於不朽聮星華於冕旒畫雲氣於壘自郤牙籌於深宵剔芸編於永晝帙積如山字大如斗啓靈扃之鎻鑰爛文章之絺繡翼翼精廬言言户牖過逢逢之飰鼓列濟濟之衿袖此先生之偉績也吾徒既教既戒來游來歌薫陶善良箴規琢

磨篝燈火於秋寂侍壺觴於春和擷微馨之芹藻育浮翠之菁莪而先生方歸樵溪之迢遞望武夷之嵯峩樹翳翳而迎人風剡剡而揚波拾雲根之瑶草捫石上之蔦蘿猿鶴延佇花卉婆娑登臨喬木之堂相羊南谷之阿喜簪纓之環集樂田園以委佗思超摇而靡留晷翕忽而易過江山愁人奈此離別何予乃與客躊躇溪側藉涉草之青茵舞楊花之白雪疊驪駒而悵飲與先生而揖別

白雲山房賦并引

陳敬所天台人也浮游江湖十有餘祺語予曰僕有老母在雖賴諸弟昆扶養而覊旅千里外弗樂也尋歸白雲山中買田築室以娛朝夕新安唐某聞而壯之與之酒又從而賦之曰

客有水蒼為佩芙蓉為冠納宇宙於胸次挽河漢於筆端向於越而浮游歴東吴而盤桓拾虎丘之月魄擘天平之烟鬟弔北固之形勢放長淮之瀰漫遇其奔濤巨

浪蛟走龍蟠吾文之悲壯可以播其波瀾見其荒郊衰草神愁鬼酸吾詩之詭恠可以肆其險艱顧迺心馳丹丘之洞夢想赤城之山乍進乍退或往或還或森列如矛戟或均布如棋盤或點染如畫或瘦削如劍或金爐夜光而矚天或欒竈晝暝而生寒跨老石之危橋瀉懸厓之驚湍飫胡麻而療飢煮芝草以駐顔將慕夫青山屋上流水松間對白雲以無心謝紅塵以自閉予為我賦之予曰噫嘻是雲也鱗鱗獵獵郁郁紛紛出於膚寸

際於無垠風雷助其鼓舞烟靄淡其輪囷鵬飛盡而欲回龍奮舉而洸騰抱翠石以留影入明水以寫文燦燦爛爛氤氤氲氲或黑如漆者或紅如纁者青而蜻者黄而蹴者昂而起者驟而奔者倏而合者忽而分者如樓閣重重者如車蓋亭亭者意英然純白瑩然無痕奪凝脂之潔銜粹玉之温尤天地之鍾秀而山川之清氛也抑子之欲嘘祥吐瑞散色成文為治世之卿雲乎捲雨覆日滋長發榮為大旱之霒雲乎客於是愀然改容曰

子殆未悉吾意者父悲黃壚母喜白首羌春秋其寢高褰睽離其易久望纖緒其孤飛極勞心其孔疚歸休一室躬耕百畝琴書在堂松竹盈牖當其兩忘吾亦何有故雲容容然油油然汎於几格侵于俎豆浮于筆硯沿于衣袖初不知榮名之可鞭數奇之不偶也予復進之曰以子之年甚富以子之才甚茂胡不出處囊之錐援懸河之口沛駟馬兮如虬佩金印兮如斗然後歸鄉之榮獻親之壽未晚也客笑不答乃自歌曰雲之烝烝兮

可以裁吾之衾兮雲之櫛櫛兮可以藉吾之席兮雲之離離兮可以縫吾之衣兮雲之冪冪兮可以充吾之食兮宜曰白雲之人兮而為白雲之室兮遂去不復與言

別知賦并引

經歷端公以善醇正方實有古君子風度始會於李侯近仁席次未深相知予嘗偕侯一即其門瞬目公已滿代公曰唐先生雖狂詩恥為世俗之文是未嘗不相知之深也乃賦以送之

伊余生此凋郡兮瑰資質之慤醇竊有志以樂益兮恒
奔走於九垠謂脗契類程孔兮將傾盖而尚新何枘鑿
之不相合兮固方圓之靡論朝余晞髮於暘谷兮夕弭
節於天津歲月忽其晼晚兮懷欝邑而未信惟達人之
茂行兮偉冠玉而佩玫窺遺編以浩歎兮庶古道而可
遵競時俗之尾瑣兮寧沈默以守貧歲癸夘之孟春兮
指斗柄之在寅喜膴仕於黃堂兮曰入幙之賓循前修
之𥳑縷兮湛慾波而肯淪樹風聲之凛凛兮思速化乎

齊民始設醴於賢侯兮咸推讓為席珍羌麟鳳之非時兮與蘭茝之後春肆臨風以緘辭兮申余衷之醇醇懇淺深之莫量兮又陵躐之是嗔每掩袂以太息兮迷魚目之混真靈氛兆余以去故兮縱慕藺其焉陳望公門之嵯峩兮象車音之轔轔也夢恍惘以上征兮夜曼曼而未晨也夫人之會遇兮何離別之多屯怨只尺而浸疎兮致千里而愈親奉慈母以回軒兮峙二季以儒紳山嵎嵎以烟際兮水淵淵於江濱樹翳翳其若薺兮月

朗朗兮如銀蹇晏嬰其已然兮又何盡乎今之人

辭

耕讀堂辭并引

古者士出於農而耕讀未嘗分也後世破井田不免負腹憂於是君子思古焉同里鮑伯原氏天性高朗耕而且讀庶幾乎兩得矣既以名堂俾予為之辭

蹇予生此遐陬兮塊資質其窳惰曰學道其未明兮念

躬耕而不可以人情而為田兮滋雨露而潤之雜稂莠以害苗兮恐荒穢而不治跂歴山以吽虞舜兮弔伊尹於莘野苟舍巳以芸人兮寧長歌於牛下朝馳騖於藝圃兮夕翱翔於書林羌歲月其川逝兮孰有察予之初心嗟魯聖與鄒賢兮尚遑遑其求索矧吾儕之玩愒兮宜分陰而愛惜謂世代之既遠兮亦有覯其庶幾紛美人之肥遯兮表耕讀以自怡樹嘉穀之穰穰兮俟豐稔吾將刈沛仁義之充足兮敢始勤而終棄非其力不食

兮佪衆理而肯爲指古人以爲則兮視今之人何其

詩餘

玉樓春送宣差

春風桃李河陽縣訟簡告紋生印篆晝長簾捲隔溪山吟就新詩花點硯三年政滿真堪羡一舸扁舟揺素練柳梢鶯囀報喬遷天上玉堂飛剡薦

水調歌頭送李經歷

白頭閲父老都説幕中賔杜門鶴立風雨不遣客來頻

果是清心若節能障狂瀾砥柱屹立勢千鈞吹散浮雲了依舊月如輪憶公餘携印綬出城闉酒船醉舞江月還似謫仙人好理木天文字便許玉堂標致筆下信通神離恨正無賴楊柳不勝春

南鄉子　送李仲先還集慶

社雨燕交飛不解行人有別離明月鳳凰臺上酒堪奇天濶昏昏海樹低婉畫妙年時簾捲芙蓉花影移去去霜臺消息近誰知滿眼江山太白詩

南鄉子 代送羅季端

詩酒謝宣城官舍槐花夜雨晴石壁烟嵐青入座談經浩浩源頭活水生休用歎雲萍三載同寅總弟兄借問滄州亭上月分明不為行人照別情

念奴嬌

陽關圖裏小郵亭掩映幾株楊柳翻憶橫經重席處文猷盪磨南斗几格雲香硯池波暖傲兀寒氊久居然秩滿紫陽山色依舊因念海水桑田前朝甲第還似名園

否開遍薔薇春事老榕樹鶯啼芳晝好製青衫未添華髮起舞先生壽别離千里一尊倒浣烟岫

滿江紅

薄宦驅馳衣尚帶燕臺飛雨心自喜謫仙人物襟懷如水瀟洒笑譚霏玉屑鏗鏘文韻諧鍾呂看紅蓮開遍透簾香薰風裏揺畫鷁烟波語斟緑醑尊鱸美正月明秋好抱琴歸去梅蒟交承敦世好江山迎送關情緒顧綉衣霄漢立青春聲名起

木蘭花慢 送沈洞雲

芝山何處是呼白鶴與君騎恁富貴功名黃粱夢熟也是兒嬉休拘束且盃浪向新豐沽酒浣詩脾光徹胸中星斗氣騰筆下虹霓相逢邂逅吐珠璣聲價籛南箕恐素髮慈親青燈兒子應恠歸遲鄱陽半帆秋色正蘆花瀟瑟鱠魚肥舒卷洞雲無際長江烟雨離離

念奴嬌 送治中

急流勇退笑紛紛誰似新安別駕門掩青山無客到晝

卧桃花駿馬報國丹心流年白髪洗盡功名想道旁惆悵賢哉又見疏廣况有九袠慈親瓊花開處日煖扶鳩杖燁燁謝庭蘭玉茁都是清朝卿相富貴歸休政如飲酒不醉仍留量揚州騎鶴月明恍在天上

白雲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　灝

白雲集卷五

明 唐桂芳 撰

序

送黄季倫詩序

番陽黄君季倫往留北燕慎其言行不自表襮與余往還情誼甚篤及同事史館以修寫恩授校官南去將行始出所為詩讀之愛其風神超逸而有幽閑之趣既别

五年而汝頴亂作南北阻絶不相聞又十有九年季倫以避地鄰境深山始還鄉郡知予抵金陵亟賦詩二章以志喜又得所製古今體詩一編鄉所見者則不在是其思致深遠詞語簡麗藹然古人之風旨至於或美或刺或悲或喜皆足以增倫紀之重備論錄之遺用心之苦寥寥千載必有知吾季倫者聞徽宣間有高山焉與君同姓三十六峰之勝巖壑杳邃君數往來栖息時時見諸歌詠請以是編藏於其間期與兹山相為無窮則

余之志也

題江湖寓藁序

予於詩文非所能也非所好也每狥世俗强為之雖未敢度長絜大諸公間今日劬心焦思或為適意明日讀之輒悒悒不自喜竊疑於是間以語人人不我告也師山鄭先生聞之曰固資質之高學問之進識見終未定也大抵古人文章二十左右氣格已定後見文公語類其說亦然予今欲求先生以較利病先生不幸死矣殆

欲辭讓衆且妄推之矣程生出予江湖寓稿二帙猶記
已卯夏郡牧邑長以茂異舉明年例閣不報遂買舟下
嚴瀨泛浙湍弔虎丘摩金山宿留建業御史復薦以教
官需次富安以故醉采石遡揚子江登大小兩孤山窺
番陽湖又憩武夷三山直泊南海凡歡欣悲戚鬱鬱不
平必於詩文焉發之嗚呼天下承平警急不聞雞犬萬
里不事餱糧若家居然壬辰以来在在烽火流離轉徙
出門有礙欲如曩時留連光景模寫物狀何可得哉詩

文自己卯迄於己丑具存編録壬辰己亥七八載不復收拾予於詩文非所好亦非所能也特以白頭衰老而學識之無成也并書以識其愧生名華字德遠嘗受學於予云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潰亂勇者逞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具有成筭初非臨事擬議取驗

於項刻間也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在行陣中矯矯以智勇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筐篋賛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僉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之賜織金紋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諏日趣裝予偕龎眉父老并山澤之夫提攜傴僂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别酒予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匈勦易於暴横公嚴之以律令

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曲當其罪由是軍中吐舌相戒曰不敢令公知晨門西南鄰盜壓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祓謁虔用祈響應民有不平侃侃控愬必假顏色盡攄底裡如夏稅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廨修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彬掄才授職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而不治可乎

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克膺是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日之雅於其去也故不得不叙其端云

贈汪德玄序

我大丞相吴國公天縱之資恢復疆土不五年奄有東南列郡辛丑冬十月提兵聲討破九江湖湘間望風奔潰以故陳友諒瑟縮若孤犹然雖然人才國家根柢内

衛外捍折衝萬里未嘗標文武為兩途我國公發諸夢寐惟恐人才求而弗獲先是行省責守令例舉所知一人休寧左萬戶汪德玄出殿祈門境上程知縣廉知其能遂上薦剡無何符召畀以牧民之職德玄諏日撰行丐一言為贈予曰子前日之戍鄉邑柳營肅清月滿弓弦不聞喘息聲白日坐堂上老校數輩捫虱嗜睡不肯下村疃受私遺閒有持酒漿至者揺手辭令舍矛槊而事筆硯棄軍壘以蒞民部錢粟委積訟牒旁午世之守

令六事必以闢田野增户口均賦役為治之端其興學簡訟屏慝為治之驗昧者遭瘡痍之秋下車率不加意輒於男庠公館悉華而新之民力未甦而已就敝可勝慨哉德玄胄出忠烈王幼從縉紳先生游類知治體鮑伯原父子儒林之良咸歌之唐仲又序之是年日南至也

紫陽讀書圖序

紫陽山距城可里許其高不踰數百仞溪水澎湃即其

下又有石梁巇嶫焉吏部朱公尉尤溪而家建上於桑梓未嘗不拳拳寄意扁曰紫陽書堂文公先生贅壻劉公屏山之門在崇安五夫里構樓用紫陽為題是山因人而重晅赫傳天下殆與魯梟繹相埒豈偶然哉同里朱全智字士良其太祖亨叔暨其太伯祖可大太叔祖君賞皆以藹德為先輩行考其譜牒放逸殆同出於吏部之源委也一日詣予請曰全智幼失所天累世業儒偃蹇萬狀不能讀父之書長而外家姚氏活人之術吚咀

參苓之味久矣相臺楊君鑑泉繪紫陽讀書圖將遊四方以千名文辭者子締交祖父間頗知顛末幸勿恡一語予曰孔子道統之傳未始不本於三皇後世醫家者流例祀三皇儒者不與豈設教之本然哉儒者易書詩記春秋謂之經醫者難經素問亦謂之經玩其詞旨類先秦文章然儒醫雖殊科仁慈惻怛俱欲濟世難經素問士良究之詳矣五經往古已驗之良方士良其益求之哉文公於五經羣書靡不研精下至參同契尚托鄒

忻以發其秘獨於醫闕焉不講何歟偶寓京見異國使購戎王子方知杜詩中萬里戎王子乃藥名也藥未易識也如此耶士良欲游四方儒林之秀彬彬朊頵必為士良刮目行哉行哉

黄憲僉槐塘倡酬詩序

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重念大江之南地廣物衆非一耳目之可盡也於是黄公德芳由行省照磨擢為提刑按察司僉事揚清激濁克稱厥職冬十月俾公行郡與

安輿安安在萬山中壬辰以來數罹潰亂呻吟者未蘇瘡痍者未起民之重困莫若是之為甚寨米之狼戾造作之雜遝吏胥之貪猥亦莫若是之為甚公即斥土吏禁寨米之過徵罷造作之不急者有稅傭役祿食之家謂之徒御又令下其其相率鳩工以紓造作之費公猶以為未也休沐自臨溪門出上靈山過稠墅憩於槐塘之陰賦七言近體一解登進父老慇懃問勞民咸感泣爭持酒肉以獻公不受民益喜嗚呼大丞相膺君眷之隆

任方面之重馳驅干戈初為民也公清白自持孳孳蒞政將恐有負於大丞相之屬望者孰不謂之賢哉雖然槐塘稠墅為鄉丞相程先生提刑汪先生之故里俱以詩書起家而顯官又相先後至今遺風餘韻尚不泯絶惟大丞相開天闢地未容多遜而公之嚴霜烈日英譽赫赫豈不可踵提刑公之芳躅者哉異時人讀其詩想其風采而曰是兩提刑之過化也顧不偉歟顧不偉歟予退老槐塘適覩兹事從而叙之諸君歌詠又從而和

之時庚子日南至也

送程憲僉序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乎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胥失之矣合淝程公以儒起家初聖上龍興潛淵渡河以宅帝位公用薦者言遂為中書省都事謇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僨以自助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褫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

僉事明年行郡興安值干戈劻勷之秋與民更始不棘不阿不忍擿之以事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祠吏告老從容語曰學校之興書聲不聞虛文耳嗚呼劉項交戰魯猶弦歌不絶故曰曲阜聖人之教也況今紫陽即魯之曲阜也學校廢子衿作豈無倚席不講之羞世之俗吏但欲華爾宮以規俎豆之地殆未知為教者可勝慨哉公字嘉貞瑰文傑句哻哻儒者也予序論古今遺使之道以為公瀆亦欲

上下之情通然後為治之善也詩凡若干首於是唐仲
推其意序之

贈張子榮序

予嘗披閱朱蔡二先生地理圖以崑崙為祖泰華為按
黄河為帶以故蟺蜿扶輿磅礴鬱積之氣聚於中州為
帝王為聖賢為文武勲業之士遐陬僻壤陽德炳靈不
為偉人獨為金珠犀象玳瑁瓌異之物柳子謂楚之南
少人多石其固然歟予因推之天下奚翅是也千里之

封疆百里之城郭必山川盤旋風氣融結而識者營室
埋葬隨地而有者亦一物一太極之義也雖然至奇者
易曰龍血玄黄曰日中見斗曰載鬼一車衆人不以爲
誣君子不以爲恠有其象也非其實也今挾青囊經曰
如鸞如鳳如獅如虎如鈴如鐸如矛如戟如仙如釋如
侍女如將軍百態千狀有其象無其實可乎休寧張子
榮氏自幼嗜山水長專地理名家每當山動水靜處必
注目凝想以山本靜也動然後生水本動也靜然後生

走江西妙得賴布衣楊救貧之術其支分脉絡具在胸次歸而大家輿致無虚日某吉某凶歴歴取驗不爽壬寅春君過藤原拜先君墓下退而憩孝思堂讀予祭先君文喜曰是不為世俗之作必吾仲實也間托程志亨以序為請予曰談天文者測諸天論地理者稽諸地古先聶人口授指畫備載諸書非徒臆説而已也世世之人但見山水輒以愚管裁宜其不能盜探閫奥速罹禍患終其身不悟也瑣尾之輩又從附和牢不可破豈不重

可惜哉予銓次其旨庶知子榮有在此而不在彼也是年五月五日唐仲序之

瀟湘八景圖序

天下奇山水以八景稱者多矣未有如瀟湘盛傳於世何也必其地之勝得其人之勝又必其人之勝得其詩之勝然後三者相資地與人人與詩聯輝並著其傳於世也較然不誣矣吾鄉先達方史君萬里博學重望前無古人登岳陽樓見詩滿壁史君左題子美詩曰吳楚

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右署浩然詩曰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後游者閣筆信地勝人不可不勝人勝詩不可不勝也予童丱時手錄施公必達八景詩音韻鏗鏘神思颯爽有超然拔俗之想寶蓄之不肯輕以示人及長江湖士夫間莫不口誦詩之勝不斬人傳而人自不容於不傳也河間丁公子東蚤歲上春官為名進士歷任融顯無何擢郡從事潔已蒞人百務就理公退食一室重念二十年餘征颿縹緲經過鷗沙鴈渚秋風夕照

不知幾矣且喜且愕如發夢寐迺命婺源胡貫道畫瀟湘八景裝為大軸而使唐仲叙之仲攷漢廣之詩十三國風始於周南盖詩之祖也詩之後有騷屈原楚大夫而湘又騷之窟宅也論近體不本於周南不稽於楚騷可乎公以江漢之詩冠於羣經以綉衣之賦魁於多士安知前日之進士不為聶勝之之御史乎今日之從事不為必達之宰輔乎公其靜俟之

送俞子常舉教官序

古之為教皆適實用後之為教類涉虛文所以風俗人心殆不古若也論者以孔子申明教條為師萬世原其始祖契教人倫夫子亦曰其殷人也然當時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臯陶之明刑莫非教也隋唐以来詞章取士寖失古法宋元設科明經而宋署題破碎經文各務已意而侮聖言尤甚元於四書五經疑義之外雜以古賦未免詞章舊習聖朝武定區宇廷臣建言學校置禮樂書律兩科用式諸生睿衷獨斷巍然超軼邃古以成

一代之制匪虛文迺適乎實用也洪武二年冬省部符下郡縣各舉教官以應詔旨三年冬歙縣令程承事遴選多士之賢而獲俞君焉君名燊字子常劬書邃理三十年前以詩魁鬻序比来太守王公胡公例加薦剡子常堅卧巖壑一不屑意承事幣帛將誠勇於一出予謂子常學殖之富而當年齒之壯以明良之時而際風雲之會其出也孰禦噫伊尹之於莘野葛亮之於南陽其出著諸勲業規求成筭於胸臆非學焉而後臣之之比

也何幸聖君規摹挺立文風丕變有君在上那忍負之哉禮樂須人而行吾於子常注目以俟仲冬紫陽唐仲實序以送之

送時縣丞序

金陵時君習之以歙縣丞解篆百姓感泣咸推其賢或嘆息以為不忍别一日太守王公召予公庭之次而曰時在金陵時雅與子善曷不以我故感其文辭以送之予曰唐人有言歙大州刺史尊官令一州五縣與夫屬

吏百執事皆刺史之所統理為屬吏三年而刺史考其最必著之文辭以寵嘉之所以見邦侯公議之所自出又將待上之考信而顯擢之非托諸空言而已也噫激昂砥礪之道孰加於是初習之來任也當劻勷淆亂之秋賦稅萬端雖爬搔喘息有不暇給君謙以處己和以御物不形之怒詈不施之笞撻民俱以君之心為心而不敢萌欺罔懈怠以累君政者君凡兩任牧民始主南陵簿載調歙縣丞南陵山水巨麗而歙以大好稱君雖

美官清貧確守於田園不長尺寸其志為養親而仕退食於家抱穉孫擁膝下或杖屨出入巷陌閒人望之曰縣丞父也蓋不榮君之美官而慕君之孝養云雖然五載一廵守肆后四朝奏言試功未嘗不限以五年也後世官以三年為滿然其中父子相繼有之許民借留有之一言悟主超遷越轉有之習之佐欽三年在南陵可六載兩邑之人東南接境欣戚相關勞問不絶異日桐鄉民愛我將於此而徵之乎太守前席曰子之言悉矣

遂書之

伯禮雨笠圖序

事有適於當然則人以為常出於偶然則人以為怪夫衣冠所以定貴賤也衣裘而緩帶公子之常也披蓑而戴笠野人之常也苟輕裘帶而冪蓑笠不以為恠歟然常人以為恠者君子以為高也至正十年夏五予僦屋三槐山中效龐德公故事不入城府者幾屢月伯禮日日語人曰唐先生閩南歸明年句容杜氏厚聘先生以

不獲終養辭令先生不幸二親繼逝情懷於邑自弃於山中吾徒其可不往顧焉時驟雨淋漓溪流澎湃頃刻尋丈許十有一日沙壅水縮晴曦穿漏於是伯禮要吴君裕卿潘君信卿周君彦明四人與俱山中予洒掃樹陰具瓜果酒三行上馬去無何信卿寓書以伯禮衝雨假農家一笠以自戴市人笑曰伯禮萬户侯家公子也顔容白皙鬚眉如畫輕裘帶而反慕野人之為者何耶洪舜民貌為圖朱侯克用為引首伯禮皆不與知也予

聞之曰學者稍知內外之辨則內重而外輕矣伯禮讀
書嗜古雍容揖讓其詩思閎富典雅雖儒生素習所不
逮故綏帶而衣裘可也戴笠而披蓑亦可也曾何足為
恥適足以為高也世之人梔貌蠟言粉澤態度笑而恠
之也固宜或者曰東坡謫儋耳遇雨蓑笠人笑犬吠坡
曰笑所恠也吠所恠也伯禮放而為之歟予曰坡以大
才不偶於世流離放逐殆欲托野人姓名而不可得伯
禮以沙卜珠之胄遭際文明之時事有出於偶然而人笑

之亦偶然耳初何容心耶朱侯名士能古文其為引首者不知與予合耶姑為說以寄之詩凡若干首

贈陳生自新序

仲素有志科舉之習我先君該博聲號於人學者雲至故幼而為之耳熟者過庭之訓先君之意惓惓也當時陳定宇先生經學鳴鄉里其於文字未嘗輕許可先君命仲拜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復之曰甫年十五有此作尤可嘉賞想求益不求諛也嗚呼離亂死生憂愁抑

鬱髮之黑者化而頒白齒之牢者變而動揺精神堅悍忽而凋敗事物強記就而遺忘者多矣安得不老耶嗚呼生死離亂上下數十餘年雖欲有紹先君而無愧先師志尚存力不逮日薄西山㦗㦗照影欲得先師後人相與傾寫懷抱用慰疇昔豈不為之欣然者哉自新先生之孫也今春攜琴劍客授鄭翰林家翰林以節死而弟希貢不幸相繼病死自新攻苦食淡安於岑寂操觚弄翰六尺之孤日夜相與磨礱漑灌以期有成今歲晏

罷講歸且乞一言以贈予曰道在天地閒人有彼我而道無彼我曩先生教我者道也今欲告於子者非分我之所有亦因子所有而進之也然則何以語子先生裒註九經具在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猶記編修楊公何弘以詩顯髙弟平章喀喇公子山得楊公之學而益顯編修歿平章盡以家學傳其子遵道凡經指畫口講悉有法度可觀平章之力也仲委靡困踣言不能取信於世姑述其反復如此者又以歎仲之老也是為序

學易正言序

張子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天地間對待流行所謂畫前之易也上古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有畫無辭而至理已著文王周公孔子之書所以明是道也六經厄於秦易以卜筮獨存今觀分章析句錯簡參差漢儒之過也專門訓詁守其師說漢儒之功也有識之士知取舍之所宜斯其善矣程子之傳真知實踐揆於易爲實效朱子本義崇尚卜筮稽諸經而有徵甚矣

易義之不可以一例求也然說卦如乾為馬坤為牛之類若是其詳則舍卦象明易奚可哉近世吳幼清氏編摩成書纎悉不遺易之道庶幾乎無遺藴矣婺源汪強彦中其字也沉潛是書十年義例設有未悟闔户思之上而太極圖書下而彖繫凡例又下而有九師暨諸家註凡有關於四聖人之易者具注成說凡三十篇名曰學易正言既成請題其書之首予曰閉户造車出門合轍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貴其轍之同不貴其跡之異

也夫易自奇偶而八卦成聖人各有所寓象孔子曰易者象也茍舍象言易弃卦求辭則人自爲易家自爲書不期於異而易自異况求其能自致哉彦中擇精語詳篤於自信謂之出門合轍取其同而略其異理當無二也予早受先人庭訓竊嘗從事是經頗觀漢魏以來注疏家年逾七旬目盲益甚尚愧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未工也安得聞彦中成説而致思焉

紫陽書院開講序

我文公先生倡道東南明伊洛以紹洙泗談者以人品不在孟子下信哉斯言也上世家歙之黄墩其父吏部韋齋公尉尤溪而先生生構樓在崇安五夫里扁曰紫陽示不忘本也況歙為桑梓之邦衣冠文物流風遺澤尚可徵哉初書院据城南溪滸上紫陽之山巍然儼峙洪濤蝕齧三遷於南阜不幸壬辰夏燬而殲焉龍鳳六年庚子冬僉憲黄公行部予始圖移建東門外於是知府魏公均祥縣丞胡君子徵以翼以輔以會於有成辛

丑冬指揮王公妙齡秀發以文武才膺寵任来殿斯境壬寅四月朔舍菜文公退坐西廡下諸生拜揖講說四書又命題賦詩已予面嘆曰衛靈公問陳孔子辭以學俎豆而未及於軍旅軍旅與俎豆固殊塗哉公於軍旅中輕裘緩帶恂恂恭遜實躭吟咏書雙鈎作方尺字遒勁可喜出而上馬示可用鎧仗鮮明號令嚴肅雖古名將未能伯仲之蓋由質之高學之篤不拘牽常筭推赤心置人腹中所以優游文武兩間如此雖然上之所慕

下之所表式者也國朝所附城郭未嘗不先務於學三老堂以佚老毓才於博士院公抵歙也斥奸媮用賢良平賦稅惓惓以興學為務其賢而有道是能承流宣化者歟予於設講之初論次其事以顯頌之自程和貴以下得詩若干解唐仲序

重刊溪南吳氏族譜序

古者大宗之法施於有祿之家則可無祿者異於是猶幸譜系以釐其親疏明其長幼譜所以有功世教不為

無助矣按史傳泰伯周太王長子與弟仲雍俱有讓德同奔荆蠻以避季歷號曰勾吳泰伯卒而仲雍立今之譜系自仲雍始長沙王芮為番陽令號番君子孫散處饒歙歙之有子孫又自長沙王始也一日壽祖以溪南譜用干一言以弁其首譜托始於宣義公諱光九代諱翼之兄弟六人背雄東南以樂善稱諱振之後獨以貴顯曾孫諱遇辰其子諱夢炎在前元時任銅陵縣丞娶源州同知乃老以故遇辰得贈府判孫諱萬里貴池縣

尹致事徽州路府判而壽祖於光才十有八世云嗚呼泰伯遽舍豳岐出奔荆蠻可謂弱矣夫弱者强盛之本讓者天下之美德宜其瓜瓞菶菶久而不替天之陰厚泰伯多矣韓文公於徐偃王廟碑有云泰傑以顛徐由遜綿徐區區僭竊苗裔尚爾繁衍况泰伯之為至德者哉其不可同年語矣譜有鄉相吉國公序不翅拱璧毋魯國夫人配周國夫人皆吳氏其族貴可見壽祖駸駸好禮知以譜為重且將鍥梓欲永其傳安得以大宗之

法與之商確也

文公生日祭禮序

大賢生於其鄉歿於其鄉祭於其鄉所謂鄉先生者也是故鍾嵩嶽甫申生禱泰山孔子生泉趵突二程生井紫氣文公生神人之生異於常人其有以夫文公本歙人八世祖諱環由黄墩遷於婺源為婺源人其考諱松字喬年號韋齋尉尤溪文公生於閩韋齋以文公托孤劉屏山而贅壻焉遂聞師友淵源遡而上之楊龜山程

伊川之高弟故曰吾道南矣仲叅教崇安穿巖鑿磴土名五夫里有文公之甥館至於武夷之易室考亭之書院雷塡畫暝大賢不作未始不三致意焉廼洪武十一年九月既望恭遇齊國文公降誕之辰歙縣知縣陳侯則威主簿王惟義用蕆祀典先期祠宇汎掃齋戒潔蠲翌日東方未明炳燭煌煌牲殽肥腯襟珮濟蹌公雖閩南有感斯格恍兮惚兮精魂靡測侯也初獻載拜載興簿也次升凜凜祗承徹俎設燕講堂不侈不黷德將無

醉香浮醽醁間歌鹿鳴琅琅厥音斯文之壽侯其克膺仲葉拱而進曰昔崇安鄉賢祠其祭文公上而嵩齋則考也屏山則外舅也道之所寓不越彝倫綱常之間今紫陽專祠倘原其所自締構數楹妥靈韋齋推其父族又推其母族外祖父母祝氏之墓相望伊邇一事之舉衆善之集豈不偉歟況侯川渟海滀之學問稱名進士秋霜烈日之政治任邑大夫他時與韓思軒魏靖齋並傳於世不亦可乎予特書之樂與天下道也唐仲序

移建師山書院引

師山書院者隱士鄭子美先生講學之地也初貞白先生任太平之弦歌鄉巡檢而先生始生祥光滿室識者以為異比長讀書祥符寺南山觀振拔自勵期以顯融年三十餘壯遊燕趙挈所作古文謁見翰林諸公虞公邵菴歐陽公圭齋揭公曼碩咸咨嗟獎借互相推挽未肯就竟南歸晚年學者日衆卜築於師山中書省顏曰師山書院至正末大臣敷奏天子授以奉議大夫翰林待

制馳使来召皇太子侑以尚尊織文先生病辭壬辰儆
擾土崩瓦解丁酉徽州遂入職方氏衛國鄧公命先生
拜於庭出言慷慨公優容之明日以節死事具載元史
一日裔孫以孝曰師山荊棘縱横樵牧蹂踐不能起廢
鄭村有令君祠隙地坦夷未若移建數椽庶幾存羊之
意鄉人汪自銘議已克合先生以為何如予曩時閩南
會烏克遜公幹除平江郡守隠士杜青碧先生屬曰范
文正公書院未立非闕典歟後公除不果列諸學官子

孫之賢如靜翁寛厚長者春秋祭祀牲牢肥腯有司百官盞斝進退不啻師弟子鄭氏子孫之賢豈無輕財重義以相勸者乎余雖老尚堪秉筆以記洪武十三年冬十月日里人唐仲書

蘭溪漁者序

古人之生弧矢所以志四方也後世之制必待四十而始仕焉其仕者勞心服役往往有不遇之歎其老而休也有可隱之時無可隱之資有可隱之資無可隱之地

如之何則可故曰吏隱者吏以集其事隱以全其髙優游乎兩端可也從子伯和浮湛江湖三十餘禩矣壬辰之亂復歸鄉里有司以名薦於吏部得銓湖官魚味之美莫踰於丙穴大而岳陽洞庭小而蘭溪魚族之所聚也結茅溪上俎有蟹匡壺有酒漿有書可讀有棋可奕氤氳鬱勃蘭香滿室自以為居官廉慎凛凛位卑而禄薄位卑則易稱禄薄則易守取於人者有限輸於公者無窮商賈輻輳稅額荐增恢恢然有用之才矣迺號之

曰蘭溪漁者其陸龜蒙之徒歟其張志和之儔歟或疑其非仕則氣愉而貌充非隱則蹟近而趣遠予曰蘊珍抱奇者將俟其未仕而攄幽發粹者將訝其已隱處寂寞而不忘城市人之所同處紛拏而不忘山林已之所獨通顯晦周於四隅拘出處滯於一節謂之隱而仕可也謂之仕而隱亦可也第想伯和之為人嗌詩操論豪奕英俊其視九點齊州一杯滄海則蘭溪不啻几格間一硯池耳與王右軍墨沼窪然泓然果有似乎臨池則

盡黑無恠諸從孫之善書也借曰桃花浪暖之可釣蘋
華雨濕之可罯秋風之可膾夜雪之可乂特小試耳其
名有成人民采地豈可量哉

送令狐縣尹後序

梅花天下至清也濃霜虐雪不足以改其操茅簷玉堂
不足以易其心談者謂林和靖詠梅諸作不若暗香踈
影之句暗香踈影涉於虛幻必托水月而後見其妙此
詩家傳神法也西蜀令狐公邃於儒而敏於政在尹三

年民和俗孚歙號大治公翛然無事營度口吻以梅為
詠者將百首其視和靖搜羅上下殆無餘藴非特梅為
知己抑且為和靖之忠臣矣初公筮仕職當授郡博士
而吏部繆增以年論其實公不應致事致事者困於常
調也部使者不察人之賢否薦揚之舉留之為民者反
眷眷於攀轅卧轍之際若有不忍釋者予乃颺言曰四
十強仕七十致事古之制也今仕者未必待於四十而
致仕必待於七十何也仕不待四十固為可悲七十而

限於致事此廉恥所係保全之道也漢賈誼年少即拜中大夫未嘗銓次以年如馮唐輩白首為郎終身不遇又何不致其事而去也孜之丞相致事自韋賢始太傅疏廣散金置酒歸榮鄉里則前乎此必未有賢如廣受者矣設使有之史何載之勤也嗚呼審於用人固非一端優於才者欲驟進之老於政者欲固留之皆不可常調拘也而韓愈氏亦曰孔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不宜茍順其求留以自助此不可常調拘者益較

然矣今之郡縣未必少此邑也守令未必踰於公也尸位素餐十常八九部使者不能察其實爲民者不能遂其請安得不重去思哉雖然公潔白自將梅爲知己玉堂清致已有其兆翰林黄公晉卿嘗告老矣聖主不容其去秩以文字優游之地公之往也豈無援今之例爲公召耶則梅花百詠盛傳於時又可賀公之遇也是爲後序

送萬都司赴行省序

僉院鄧公恢復興安之明年萬公元信以丞相命叅謀
幕下庶務叢脞日不暇給公談笑治之若髮受櫛小大
不紊若鏡照物妍媸不遺由是人和政孚百廢具舉又
明年丞相賜織紋一端以旌其勤今年鋒車寵召將還
行省百姓咨嗟怨訟咸以為不當去予曰丞相控制方
面凡甲兵之利鈍錢穀之多寡山川之險夷官吏之殿
最豈無以魚目之混真珷玞之亂璞者哉丞相按臨於
上百官效職於下惟恐纖悉之難知幽暗之易昧也公

之至也必曰其也賢擢而用之其也愚屏而黜之則丞相聰明日滋而天下能事畢矣雖然如公之才劇繁治劇如公之德廉頑立懦文兼制作武並威嚴亦可以無愧矣思之丞相夢寐求賢彬彬左右初為民也今而攀留眷戀如昔人借冦恂之義不欲舍去者丞相亦未容遽奪之也爾民無戚戚戚於是望塵而拜侯公於上東門外未晚也退而唐其推其意以為送行序

蔡齊賢桃洞遺音序

古之瑰辭綺語嵬目須耳足以傳世必得其人然後得其地得其地然後得其詩豈偶然哉南陽蔡君省字齊賢幼侍其尊人宦游江南至武陵嗜其山川奇峭卜居桃花流水間古辟秦洞也予嘗以桃源之說由陶淵明始寄跡詭異較武夷籛鏗之裔俱辟秦暴後遂以神仙目之淵明賦詠繼有韓退之王介甫諸作率誇妍儷美以振耀騰踔未遑蹴其境如君之為者索之彷彿不若接之親切也君之詩豈特移居桃洞法度縝密細潤可

嘉其豫章八景清新秀拔其江山萬里圖浩汗奔放其蕩子吟白紵詞采蓮曲雜詩十解淵然而深幽然而光逸而不肆哀而不怨古之擬物托興往往近是雖然古詩自聖人删後世運愈降而詩愈下吾鄉朱子人品道學不在孟氏下胡邦衡早以詩人薦宋季虛谷方史君上下千百年創為格高格卑之論而評詩之旨定其格卑者為四靈江湖之習委靡纎弱脂韋蒲葦不古而㢲也君足跡浸廣而詩𢃄進尤當治擇而不苟求其初得

武陵山川之趣弘多所謂類有一分仙氣者非耶君僑新安甚久予退老山中雅知姓名而不獲一識昨入城府君又趣裝方頡頏衿佩而離别嗣之安得不使人動千里之思耶噫金陵帝王州昔謫仙登鳳凰臺石刻猶存今兵燹之餘曾無缺蝕否君之往也能詩酒量鯨吸會有金陵捉酒星幸勿曰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君笑予亦笑廼纂其言以為桃洞遺音序

洪氏宗譜序

洪為歙之著姓其先出共工氏世家河内共城戰國時避仇者以上世治水有功遂加水為洪至兩漢時徙燉煌裔孫仕東晉又自燉煌徙淮陽下邳經綸公仕唐自下邳還古歙之婺源越十六世而徙洪源今為洪源人子孫蕃衍至數千指咸習詩書敦禮讓登名仕版者相望至國朝有以耆德稱洪厓老人者慮支裔之涣散譜牒之殘闕遂據親疎重加釐正名之曰水木根源盖將以警族人使之咸知自勉也上古之世教化易行風俗

淳厚雖由上之治隆其亦在下者各知親其所親敦睦之風隆維持之具存而致然也是以君子之善睦族者恒以譜牒為先務夫始焉一身之所出末焉散而為千百身始焉同居共爨而食慶弔欣戚之相關取舍好惡之同趣末焉散而離井以耕異邑而處近數百里遠而數千里邈然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苟不清譜牒以明之其流不至於相残者不止以故欲宗族之相親而不至於相残必先示其身之所自出使之熟觀注視之頃

森然孝敬之心生沛然親睦之情篤行一不義惟恐吾宗人聞之見黜履一非道恐玷吾之宗族不足以光前人使天下之人皆若此則比屋之封豈難見哉惟其支離渙散至於疎薄鬩閲而卒無以匡維之然後民俗愈偷人情愈喪矣今洪厓老人請予發端予故為一言之非特為洪氏告且將以為天下之宗未合者告也

江東行卷序

江東為郡有六興安風俗最醇懿其人薄於嗇養而勤

於耕耨奇峯秀壑往往載諸典籍公卿大夫士甚愛而游焉曩跡齋盧先生使節江東按臨是邦縉紳之徒日與哦詩飲酒頹不事事不知咨諏採訪百年積弊立變俄頃至今詩章刻石不翅墮淚日者雪林僉憲公以北庭貴胄南臺寓公而任綱紀耳目之責驄馬是來風霜凛凛無不摧折所至汛掃焚香湔祓百慮或草書弈棋畫為蘭木竹石又工為五七言詩率清新俊偉間示予江東行卷且曰子與我故雅宜序之予歷觀古今人品時

與位相稱則事業文章可以並傳房杜不見於文章劉柳不著於事業其故何哉位與時有遇不遇文章事業有能不能俯仰古今冥契寤歎公與疎齋先生俱任風紀而盧始以談棊遇知聖主號為國手公之黑白較盧高一著盧之詩公五七言不相上下公之草書類羲獻盧病黄凌兢差不及書與不書弗論也嗚呼時與位相稱事業與文章並傳舍二公其何以耶興安㳅州縣惟歛賦稅倍蓰始由陶雅妄增以媚楊行密遺毒至今未

改因讀公行卷以踈齋善政為公勸者寥寥數十年間僅有兩綉衣為興安山水出色也詩凡如干首

贈鄭碧巖序

盈天地皆山也山之脉絡水之支派皆始於崑崙故中州篤生異人閩蜀之山天地之氣於是焉窮罕鍾於人而物多瑰奇吳越之山天地之氣於是焉薄或鍾於人而俗多工巧歙山之雄曰天都贔屭鑱削三十有六如澄心堂之紙李廷珪之墨名絶當世其文章行義類不

之人近師山鄭翰林以節死亦可謂鍾山水之雄矣翰林從孫椿以碧巖兩大字來謁予猶記至正初自金陵歸大篇短章已為品題奈崑炎海變詞翰放失之餘欲用覃厥思以償夙昔之願十年來目力昏眛顧予潦倒而椿鬢頒白椿請益勤詎敢以膚說辭山之崔嵬其形也山之黝碧其色也豈頹然兀然而已其中虛所以山澤通氣生毓不息人之心虛酬酢萬變神明出焉椿善畫肖人狀貌與鬼神態度嘗以鬼神處幽隨意想像尚

可擬似人之大小妍媸嬉笑怒詈必於畫發之一遇之頃睢盱驚悸子弟不識其父兄奴隸不知其為主者有矣椿每羸衣盤礴心匠經營若人若鬼物忽湧筆下就而圖之畧加點染已逼真矣噫承蜩弄丸同於機妙解牛貫蝨極於精詣唐藝文志裝潢即今之裱褙也歐陽公曰唐人蔵書例作卷軸椿滌渝補緻畧無糊迹卷舒妥帖易於把玩其能大類是雖然鄭虔以詩字與畫謂之三絕椿家於歙曾客吳越間惜不從事於詩字僅以

晝名晩節慕先生長者游拳拳以斯文為請猶有翰林之遺訓在

送魏君祥序

循吏不傳久矣傳循吏者曰所居民化所去見思初不在赫赫然驚世而駭俗也壽陽魏公君祥擢為行省管勾明年拜為興安府知府公單舸隻僕諏日之官于時興安自焚溺中出苟論法以繩束之箠楚之則亂從而易生於是斥去一切苛峻暴虐務存大體白日坐堂上

吏胥鴈鶩行以進公愼容止寡言笑有交訟者擿隱見情咸以不寃或作城壕必堅必深定賦税必均採木筈竹鏃羽範金爲軍需必備具輸麥米乾曝免蟲豸患董機局纁染織紝無紕繆絲纇造府廨官庾頗壯麗爲文公祠壞師弟子以翼孔道又不豐飲饌私餽送以借譽過客退而返闢脩然渾不類二千石家土著豪右未嘗留一跡嘗曰凡造作科徵惟上命是遵是謹不妄生毫髮事以累吾民此公之政公之心也瓜及侍吏江其等

顧丐文紀成蹟予曰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十有二人攷其善政多或數事少或一二事而已若公者弗棘弗阿務存大體亦庶幾循吏矣予以紫陽祠吏受知最深公秩滿予乃老故不辭而序録之

送程仲庸序

予家蔵書萬卷壬辰淆亂斯文瀕於滅雖鄰里故舊無一存者思之往昔借書互讀何可得也獨王無功傳默記於心於是繕寫屋壁程仲庸別予隱居詰之曰績為

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又沉酗不任事先生何戀慕之深耶予曰自古賢達不得志未嘗不餔餟糟醨以自放焉者也觀所謂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苟潔以罹患避穢以養精非有道而然歟予每入城伏謁一齋幙府寛然長者政勤事理聲號於士大夫口退而與仲庸揖讓姿相玉雪雅稱其家督仲庸非幹蠱抱恙日偶客弈棋黑白一二局予性嗜酒不識棋局仲庸知其故例設盃勺予不辭謝劇談古今豪吟上下遂以為常未幾

幕府秩滿將調京口仲庸孝行懿美已具載愛日軒記予方資仲庸以自老今江山千里得不使人重惆悵耶仲庸剛制於予不甚類然援邴原故事臨岐數斗兀兀而別

送胡子徽序

予江湖散人也性懶拙不入城府時人樂軟熟語輒見戒門絶戊戌春邂逅會胡君子徽徒跣千里雅不好騎馬方以籃輿舁母夫人任興安府歙縣丞予問曰君之

才高可以眦省府賛臺幙一官局促奚縣丞為君曰仕無大小顧施設何如爾昔毛義捧檄為親屈吾去家千里遭時不競苟無禄以養親是徒死無益也然仕矣苟不清慎自將𢿙德腥聞不特辱己又貽親憂於是翕翕以寡特稱每當聽訟吏胥環堂上下旁午甚君坐吏胥畏縮翛然無事或傳清嘯聲必吾胡君也其班賦稅輯軍需造府廨皆未足為君書書以貳令單出已見創紫陽書院橴文公師弟子像風化所繫尤可書也秩滿陞鎮

江府丹陽縣令大夫士各賦古樂府一首俾予序之予以人之别也喜者頓足怒者嚙齒情之不可已也如是今君之别也推其賢惜其往民截橋擁道留君以閒乃得去盖君事親孝則人之觀感亦如君之敬其親者而敬君也新安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别於丹陽以為郡君之丞歙古丹陽之附庸也天下名偶符合丞屬丹陽而知丹陽事機豈偶然哉鬱乎其相扶煥乎其相映新安詠之於前京口繼之於後吾知君之才羽儀於天朝

也不遠矣大夫士傾壺歌詩退唐仲推其意爲之序云

贈郭彥仁序

春秋時晉饑秦輸之以粟秦饑晉遏之以糴君子於是乎以秦爲有德矣睦與歙東西州犬牙相制殆非秦晉比也有歙不得睦則無以窺婺女而下浙東有婺不得歙則無以泝番湖而上江西故包含周徧不可以彼此論也己亥夏睦以軍餉乏絕行樞密院申聞行省行省驗其籍之所入劄麥若干斛俾歙盱舟送於睦著爲令

庚子如之壬寅又如之嗚呼以睦距歙為灘三百六十以數計之灘高一丈幾三百六十丈許迂迴詰曲勢若登天篙工挽舟稍與石遇輒破碎淪溺不可救苟僥倖無事則釃酒交賀矧漕運之重往来之殷者哉太守郭公彥仁知其然勞來撫於言辭慈祥搖於顏面輸成之際校其斛平其槩不豐不嗇公私兩便歸而歙父兄嘖嘖稱頌不容口座有程仁仲端人也曰郭公廉介自將不特化其吏胥㷓然縮手不敢毫髮病於民晨門老校

數輩民有畏其謹於啓閉不易度私遺之麥者老校歎曰汝歛土之民旅瑣於是窮困如是吾焉忍受之又曰郭公為政不敢欺嗚呼晨門老校強獷之氣未除漁獵之志猶在萬一刀鋸鼎鑊加於前尚不能革其惡而遷於善郭公凜凜有不可盖者則其他明禮義正綱紀而有大服於人人無愧良二千石者從可想矣予歛人雖涉鄰境未獲趨下風拜餘光聞公善不得不備述之且以為二千石者勸也

汪母許壽旦詩序

予嘗讀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設法更張何前後不倫耶是殆不然有官棄職以養老無官須祿以奉親莫非仁政所及也龍集壬寅五月六日汪母孺人許氏年七十有九兒齒鮐背康强無恙内孫許仁傑仲傑自唐模如稠墅奔走交賀於是汪仲誠季浩遇母孺人之壽考親戚之嘉會封羊釃酒盛賓客以樂之予思

之古人范式張劭有升堂拜母之禮今薄俗禮廢婺源俞志道為詩予口占一首付仁傑持觴寓所以善頌之意已而仲誠季浩拜賔客亦拜仲誠有姪曰積慶季浩有子曰綿慶各聯和浸以成軸仲誠曰先生倘賜一言用識顛末可乎予惟百歳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戈鋋擾攘之時人物乖離之際正陟岵之詩所以作也仲誠季浩為母子為兄弟怡怳一堂白髮輝映方盡乎天爵之榮似與世運阨塞若不相干者非提刑公

深仁厚澤汪洋衍溢安能臻兹耶予也二親俱登八袠獲前時金衣大帛之寵因仲誠之請竊有感焉詩凡如干首

呂左史諫草序

士君子紬書蹟理莫不有志於天下國家奈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得展其光明正大之學瓌奇俊偉之言以用時酬位使上結明主之知下布生靈之澤載於簡牘藏諸國史其事之成否非人之所能為

也天也竹坡吕先生諫草一編六世孫旭裒潢次第俾
予序其端予鄉邦末學蠡測管窺豈知先生萬一旭夙
受業於予義不得辭竊以嘉言粹行具列新安續志先
生早掇高科蟠摺州縣其兩入察院特出理廟親擢初
史彌遠置人才簿書人才姓名以需用而先生政績亦
登於簿然不能超陞常格紹定癸巳彌遠死嘉熙丁酉
拜監察御史時鄭清之任相京湖淮西俱危岌獨趙葵
淮東不受兵坐視淮西之圍先生奏邊閫角立無同舟

遇風之心而史嵩之趙葵未嘗不致憾於先生焉坐是出臺遂守郡後七年淳祐癸卯仍監察御史嵩之雖素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愛而畏忌嘗嗾王瓚先生交惡則與嵩之不合其論臺諫不受短卷先生以塗塞臺諫之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無何劾其從弟賓之貪猥無狀愈不合者昭昭矣秉國者例以嵩之所用不復召而不知實非其客也悲夫才與位相稱位與時相值猶邅迴困躓奪於權要牽於事勢有不得盡

其施設而稍著於毫末者亦可槩見也諫草字畫秀拔可擬蘇文忠公詞嚴義正根據經史較陸宣公奏議不相上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可謂老成而典刑矣雖然廢興成敗自古有之有元太祖即位在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寧宗以儲貳不決六年庚辰閏八月乙未變生於彌遠楊皇后之謀魏了翁入聽遺詔慟哭殞絶真德秀寓長沙遽頒遺詔罔知所由上饒韓滂涕泣以殞其人心為何如也遂使三綱淪九法斁中國衰

微而無忤也夫天命之去留不待問鼎而始知其成敗廢興皆其自棄而後天弗顧之矣史彌遠楊皇后罪固滔天而理廟雖無心得天下弑君之賊不討因而利之惜乎先生不當嗣國之初身任諫諍之責誅姦雄於既往必以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沐浴而朝曰史彌遠楊皇后弑君之罪請正之則理廟之天討當何如哉或曰魯桓無王十年書春王正月殊不知十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歿而法不得赦也故并及之𢇛字

德昭能詩清愼視其所尚可以騐其為人

黄山圖經詩集序

予甞讀禹貢一編豈後世輿地圖山水經之比也觀其規模次第治水曲折何必研丹吮墨然後謂之圖哉儒先以經文如化工史文如畫工况大禹告成厥勛凡操觚左右是亦聖人之徒也故尊之曰經則史文謂之畫工不誣矣天下之山磅礴綿亘起於崑崙伏流地中泛濫渟蓄溢而為黄河則又水之源委也江南諸山之大

有天台天目天目高一萬八千丈而黄山僅一千一百七十丈反企於黄山何也以地勢推之錢塘迤邐㳘流而上尾蟠頸轉爲灘三百六十石廉利劒戟狀黄山雄拔最高處浙東西宣歙池饒江信列郡之山蜿蜒聯屬殆若培塿湯泉閟靈孕秀清泚香滑支分派别東南導於歙北達於宣南瀦於錢塘又南會於睦過大鱅入於衢自衢之西浮於饒至舉根西北逾於貴池是其餘波也識者以爲小崑崙焉黄帝公孫氏都於涿鹿校黄山

相距數千里許未必棄萬幾之繁遂髙引之舉而問道廣成子受胎息於容成子蓋出周書異記其説不經至今丹竈棋局駕鶴之洞涔蹄之石宛然猶存但從望仙峰頂乘龍上昇與鼎湖天山之事不侔矣得非世人好瑰嗜譎傳之不曰黟山而曰黄山者理或然歟吳君諱華祖字子庸號庸窩劬書樂善雅志優閒集八巖十二洞二十四溪峯如源皆三十六各有名名各有實綴以為經洪君舜民繪而為圖大夫士把玩亦可槩見矣益

袁李太白賈島以後人詩而曰題詠前續集一日其孫滙稾是集以邀予叙予猶憶童丱時獲鄉先生吳公古梅鮑公魯齋二三公遊黄山記喪亂之秋精神衰耗其三人予失之矣當時海宇寧謐人物豐阜而諸公曠放有韓退之登華山之雅趣乾餱肉脯每至懸崖峭壁必長繩牽挽而進襆被幾月不肯去天都峯有云鐵笛一聲天未曉吹開三十六峯雲矧子庸於古梅生同時又同譜系推賢嗜好彼此殆必聞風而起也歟不可得而

覈矣予以先公筠軒先生舊作畀滙俾加蒐輯而僭爲序其首用充别集滙字德淵力學有詩聲他日尚與詰山靈而共賦之

黄山採藥圖序

山輝而潤水流而方此珠玉之所在也採玉於山斗折而入火燭其幽迷繩識其阻險採珠於淵沒人善泳蛟龍襍處螺蚌旅居厚貨足以資身初不利於人也奇藥必特生於懸崖蔓延於絶域靈根異種或出於蓬壺海

鳥人茍得其巳筋可以挽枯蘇槁非惟足以資身而利於人也無筭矣吾郡黄山號為新安巨鎮其峯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有八又有湯泉陰煮冬夏不竭每遇丹發波涌騰沸荐以小罌盛之經久甘香宛然不壞黄精黄蓮細辛甘草蒼术茯苓盡堪咀㕮世傳黄帝嘗命鴐與容成子浮邱公講道於是故改黟山曰黄山厥後曹阮之屬相繼仙去山巖石刻俱紀其實同里汪氏子名仁字景榮殖良劑士大夫署其

室曰種德稍以宋清傳況之一日袖黄山採藥行卷以干當代能文辭者予惟景榮慕是圖志趣之髙可知矣將之浙東轉而天台擘麒麟脯飯胡麻屑石橋吟詩當不減無本上人曰言師採藥去景榮起而謝曰仁採藥名山幸不落莫吾事

朱氏族圖序

天地之初惟有六姓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諸氏葢紛紛矣我文公先生註參同契托姓於鄒本春秋邾子

之國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裔武王克商封曹俠于鄒今之魯國鄒縣是也新安朱以姓顯奉使諱舟字少章吏部諱松字喬年奉使為文公三從伯父吏部為文公父相傳闕里有井吏部生而白氣從井起文公生井中紫氣如雲嗚乎芙蓉繡水儲精孕秀大賢迭生即凫繹洙泗也文公托姓於鄒豈偶然也哉文公先世居歙之黄墩得非遭巢冦賴墩名以辟禍如唐德宗諸孫曰德鵬曰德鴻曰德鸞亦基始於黄墩焉尚書

文簡程公諱大昌嘗以黃墩地勢狹隘貴家侈族蕃衍盛大似不能容殆暫聚爾暇日方外交奇公瑞遠偕繼榮來訪袖示堨田朱氏流芳圖以徵予文按圖十四世祖諱崇道聞其先番陽朱家村以萬戶侯戍歙遂以貲雄十一世祖諱希聲遷古溪王村九世祖諱汝霖再遷堨田五世世祖諱伯鳳字儀之贈廸功郎四世祖諱瓚字君玉配程氏封孺人丞相吉國程公從孫女三世祖諱斌號曉山入元授休寧歙縣潛口務副使其可見者如

斯而已雖然代有遠近事有得失固非臆說也經史零落而學者不見全書吾道之不幸也譜系放失而人子不見全編宗祏之不幸也韓魏公曰謹宗牒而不忘先塋者孝之大也若朱氏十有四世諱其生死月日葬其山其原備錄弗遺其較魏公僅及八世庶乎其可矣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則為子孫者試以是思之

白雲集卷五